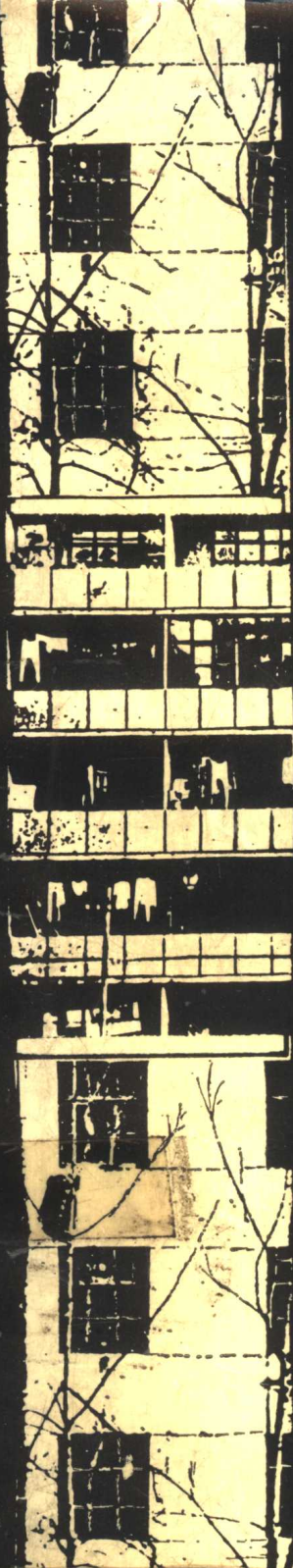


二十八集室内电视连续剧

半边楼

编剧 延艺云

西北大学出版社



二十八集室内电视连续剧

I 235.27
1241

半 边 楼

编剧 延艺云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 登字 011 号

半 边 楼

编剧 延艺云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 开本 印张 24 字数: 624 千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5604—0448—0/I·70 定价: 14.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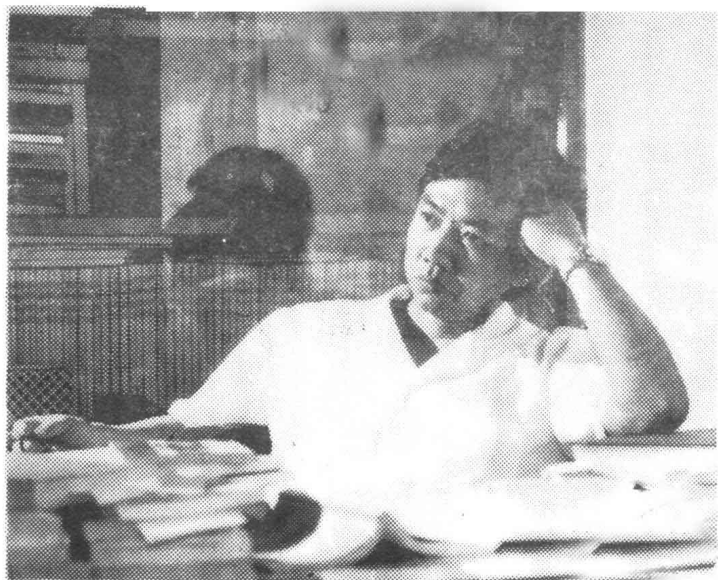
970153

I235.27
I241

7235.24

谨以此剧献给我的母校西北大学

——作者恭致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延艺云，陕西绥德人，1956年生于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留校任教，师从著名学者彭树智教授，先后开设世界现当代史、苏联史、世界档案史等课程，现任文博学院世界历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现为中国档案学会会员、中国档案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会员、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员、中国二战史学会会员、陕西档案学会理事、陕西国际政治学会会员等。自1979年来，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等40余篇，其中《试论波兰人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一文获1985年陕西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论苏共领导体制及其演变影响》一文获1990年陕西社会科学成果奖学会奖。已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普及读物有：《欧洲抵抗运动》、《外国档案》、《世界当代史讲座》（合著）、《世界国旗国徽手册》（合译）、《凡人与伟人之间》（主编）、《世界通史争鸣辞典》（主编）、《通过谜语了解世界》（合编）等；参与编写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世界通史·当代卷》、《中国小说大辞典》、《世纪的挑战》等。其中《通过谜语了解世界》一书通过国际版权贸易，出版了新加坡繁体字版。近期承担的国家青年文科基金资助项目《欧共体—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比较研究》一书也将出版。

自幼爱好业余文学创作，除《半边楼》之外，已拍摄发行的电视剧还有《生死劫情》、《问心剑》、《唐镖绝华山》、《展昭出塞》等；近期筹拍的影视剧有《血腥帝王路》（10集）、《雪迷香疑案》（电影、合作）、《老姜新蒜》、《铁血黄沙》、《阴阳牌》（电影）等。

AE19/04

目 录

作者简介	(1)	第十七集	(429)
第一集	(1)	第十八集	(456)
第二集	(20)	第十九集	(483)
第三集	(47)	第二十集	(510)
第四集	(73)	第二十一集	(537)
第五集	(100)	第二十二集	(563)
第六集	(128)	第二十三集	(590)
第七集	(154)	第二十四集	(616)
第八集	(180)	第二十五集	(643)
第九集	(207)	第二十六集	(670)
第十集	(235)	第二十七集	(697)
第十一集	(262)	第二十八集	(724)
第十二集	(291)	附：剧组成员	
第十三集	(320)	名单	(755)
第十四集	(347)	主要角色	
第十五集	(376)	及扮演者	(757)
第十六集	(402)	作者后记	(759)

第 一 集

1. 片头。

2. 校园。清晨。外。

白皑皑的一片雪景。冬日宁静的校园清晨。

宁静中绰约可见一片宿舍楼群，掩映在白皑皑的雪景中。

这片宿舍楼群大都是新楼，其中也有几座旧楼，有一座旧楼已有半边被拆去窗棂，黑黝黝的墙上，用白灰刷写了几个醒目大字：危险待拆。旧楼的另半边尚保留着旧模样。

3. 楼道。晨。内。

在昏暗的灯光里，依稀可辨被炉子、煤和其它各类杂物挤占着的楼道。破旧不堪的楼道左侧已有一堵乱砖墙封住，上边刷了几道白灰。右侧半截楼道里，约有七八间房子，与楼梯相对，有一间套着公用厕所的水房。

水房的门口贴着一纸布告，有些旧了，但“严禁养狗养鸡的通告”和“××大学”，几个字尚能辨认。

几声响亮的雄鸡报晓声从楼道传出。

楼道顶头一间屋里透出灯光。功夫不大，一个年过半百，带着几分农民味的中年汉子披着棉袄开门出来。他是生物系农业生物学的老讲师黄耕，身板挺结实，也不戴眼镜，但不难使人察觉到一股负重感。

黄耕透过窗户看见楼外纷纷扬扬飘着大雪，脸上露出喜悦的微笑。他转身回屋放下棉袄，拿起一把大扫帚走出来。

这时，黄耕的女儿黄小歌追了出来。小歌年约十八岁，朴素清秀，也有点乡下姑娘的味道，但浓浓的学生气中透出的纯真善良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小歌：“爸，下雪了您还去？”

黄耕：“傻丫头，下雪路滑，更应该认真扫扫。你把饭热上，噢。”

小歌：“学校不是说从下个月开始，不让咱家扫马路了吗？今天已经到月底了”。她显然是在心疼自己的父亲。

黄耕：“学校对咱俩够照顾了。你妈妈去世后这一年里，还让咱们扫马路，能领一份临时工工资，咱们应该自觉才对。”说完，他下楼去了。

小歌望着父亲的背影，心里不好受，但也无奈，俯下身拉开火门。她返回身从屋里端出一个铝锅架在炉子上，又回到屋里。

黄家对门住着生物系的青年教师呼延东。呼延的妻子杨杨开门出来，拉开火门，架上奶锅后又闪回屋里。杨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漂亮端庄的现代知识女性。

楼道里各家相继开门出来，热饭、洗漱，显出了生气。

这阵子，黄耕已经扫完了规定的区域，满头冒着热气上楼来了。他一手拎着扫帚，一手拎着一大筐煤。他的头上、肩上，以及煤上都落满了雪花。他把煤筐放在斜对门的范耘家门口，动作利落地把煤码在墙脚下。范耘是经济系的教授，因为是只身带着儿子范志远，也就没挤着调房，仍蜗居在半边楼上。

黄耕身后马家门一开，校人事处人事科马科长的妻子端着“夜壶”走出来，她一眼就看见了满头冒热气的黄耕正蹲着码煤，不由得嘴一撇，扭身向水房走去。马妻约四十来岁，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就是让人感到有点俗，还透着点莫名其妙的傲气。

范家门一响，范耘开门出来。这是一个典雅端庄的女人，约五十岁出头，戴着金丝边眼镜。在她身后，传出轻音乐。她看见

黄耕正给自家码煤，十分过意不去。

范耘：“哎呀，老黄，又麻烦你了！”

黄耕用衣袖擦了一下额上的汗：“没啥。”

范耘忙转身从门里端出脸盆，顺手提起铝壶倒上热水，递给黄耕洗手。

志远探出头来：“黄叔早！”范志远个不高，清瘦白净，文质彬彬的脸上看得出有股清高和傲气。

范耘：“你这孩子！煤都送来两天了，就是懒得动手！”

黄耕：“志远今年研究生毕业，应该重点保护！”

志远：“黄叔，太不好意思了！”

黄耕：“你这小子！”

这时，小歌端着盆出门，去水房倒水。

志远朝小歌的背影：“小歌，上午来补课啊！”

小歌边走边回头答应：“哎！”

范耘见黄耕洗完手，递上毛巾，关切地：“快把棉衣穿上，别着凉了！”

黄耕接毛巾的一瞬间，发现范耘正在关切地望着自己，不由得有些不自在，只顾低头擦手。当他抬头时，范耘仍在关切地望着他。

这时，马妻从水房回来，正走到他们身边，看见此景，白眼一翻，故意用力把盆子往地上一撂，然后蹲下去开炉子。

黄耕给范耘递回毛巾：“我上午有课。”说完转身回屋。

范耘淡淡地望了一眼马妻，也转身进了屋。

马妻站起正要进屋，听到水房那边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是楼道把头住着的司机朱师傅的二儿子朱二虎。二虎约二十出头，长得膀阔腰圆，整个脸也肉乎乎的，挺有个性，只是眼睛小了点。

马妻：“哟，是二虎呀？什么时候放回来的？”

二虎满脸堆笑：“嘿嘿，马婶，是昨日半夜。”说着进了水房。

马妻端着盆进了家门。

4. 马家。日。内。

屋里整洁有序，看得出女主人精细能干。

马妻推门进来，见女儿珍珍已经起床，说道：“那死小子放回来了。”

珍珍异常激动：“真的？二虎回来了？”说着就往外跑。

马科长正好从里屋出来，“珍珍！”马科长叫住女儿：“我说过多少遍了，少跟这种人掺和！”马科长四十大几，挺福态，虽然官不大，但官气和作派都挺足。

珍珍虽不服气，但没敢出门。她噘着嘴瞥了父亲一眼，走回床边梳头。

马妻：“依我看，二虎这种人，还比那些酸不溜丢的人强。”

马科长：“谁酸不溜丢的啦？”

马妻：“还能有谁？一个讲师，一个教授，大清早起来就亲热上了，这个搬煤，那个递毛巾，也不怕别人牙酸！”她扬扬手指指对门和隔壁。

马科长：“别瞎说！二十多年了，人家互相照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同志友情嘛！”

马妻：“你懂个屁！同志友情？依我看，这叫老不正经！”

马科长有些惧内，见妻子火了，便不敢多说：“唉，你呀！”坐到沙发上顺手抓起一张旧报纸看。

马妻端过早点，往茶几上一放，一把夺过报纸：“吃饭！”自己也坐了下来。

珍珍端起盆子往外走。

马妻：“干什么去？”

珍珍一转脸，做个刷牙的动作，扭身就溜出了门。

马科长边吃边问：“昨晚你讲的消息可靠不？”

马妻：“看把你烧的！你放心，组织部小王说，材料已经准备好了，等田校长开会回来就往高教局报！”

马科长大大吃了一口，面露得意。

马妻：“只要报到局里，事就好办了。”

马科长不解，抬头望着妻子。

马妻：“该和呼延好好聊聊了。”

马科长：“这和呼延有什么关系？”

马妻：“马上要评职称了，他们生物系情况很复杂，你要是当了处长，对他有好处；他要是明白这个理，也该在他那当局长的老子面前替你讲几句公道话呀！”

马科长：“你这个人，乱弹琴！”说着，把碗一放，站了起来。

5. 呼延家。日。内。

呼延东三岁的小女儿晶晶正坐在小板凳上喝着牛奶。小家伙胖乎乎的脸上有一对水晶似的大眼睛，格外好看。

杨杨把一个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倒进保温桶里盖好，又从衣柜里取出一件干净衬衣和一件西服上衣放在椅子上，然后提起丈夫脱下的外衣，去掏口袋里的东西。

晶晶喝完奶，直奔大床边，把手伸进被窝，叫着：“猪老大，猪老大，快起床！”

呼延翻了个身：“快去！你这个猪老二！”又睡了。

杨杨甜滋滋地望着他们，手还在掏口袋里的东西。一封信掉在地上。她伸手拾起来，随手放在写字台上，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一封未贴邮票、没写地址的给呼延的信。信封很讲究。

杨杨漫不经心地：“呼延，谁写的信，好娟秀的字体！”说完把衣服塞进床下的大盆里。

呼延又翻了一个身，嘴里咕嘟着：“班上一个琼瑶迷，神经病！”他继续睡觉。

听到这话，杨杨略有所思。她再次拿起信封，看字体，又望望呼延，淡淡一笑。她放下信封，给晶晶穿上大衣。

6. 楼道。日。内。

黄耕手里拿着一个馍走出门来，又回头对屋里说：“你上午抓紧时间跟志远补课，把英语第十六课也背熟，我中午回来要检查！”

屋里小歌的声音：“记住了！”

黄耕拉上门，一转身，正好杨杨领着晶晶出门。黄耕：“晶晶，来，让爷爷抱！”

黄耕和杨杨一前一后向楼梯走去。

黄耕：“外边雪大路滑，我帮你送到幼儿园门口。”

晶晶：“谢谢黄爷爷！”

黄耕：“晶晶嘴真甜！真乖！”

说着，他们走下了楼梯。

范耘夹着公文包匆匆出门，志远追到门口：“妈！”他高举起围巾，示意让她戴上。

范耘转身回来欲接围巾，志远亲自给妈妈围上。志远：“妈，见着研究生院的头，帮我问问，招博士生的计划定了没有，我好安排复习呀！”

范耘疼爱地望着儿子点了点头。转身向楼梯走去。

7. 朱家。日。内。

二虎捧着一大碗汤面条放在桌子上，朝里屋喊：“老爷子，上早茶啦！”说着，到碗柜里拿筷子。

套间门里走出来朱师傅。他望一眼二虎，然后拧一把毛巾擦擦脸。朱师傅年近花甲，少言寡语，但身板挺硬朗。

二虎：“爹，您别总跟我生气。常言道：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我回家，算是长了见识回来的。以后准保让您老人家不再为我

生气。你看，就从这碗酸辣面做起！”

朱师傅顺着二虎手指一看，果然一碗酸辣面热气腾腾。他脸上顿时闪出笑容，但立刻又消失了。他走到桌前坐下。二虎把筷子递到父亲手里。

二虎：“您快趁热吃吧。”朱师傅先品了口汤，朝儿子一望，露出满意的神情。然后挑起一筷子面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二虎在一旁凝视着父亲，心里很得意。他也不由得翕动着自己的嘴巴。

8. 呼延家。日。内。

呼延东已经洗漱完毕。三十大几的呼延，长得挺帅，衣着也挺讲究，神情中透出成熟中年男子特有的自信和洒脱。他走到写字台前，揭开保温桶盖子，尝了一口荷包蛋。他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猛然间，他发现了桌上的那封信，苦笑着摇摇头，脑子里闪出刚才和杨杨的对话。

杨杨的画外音：“好娟秀的字体！”

9. 朱家。日。内。

二虎仍立在父亲身边。

朱师傅吃完最后的一口面，把空碗朝二虎一伸：“嗯！”

二虎忙接过碗：“爹，您饱了？”

朱师傅：“饱个鬼！再来一碗！”

二虎：“养生之道最忌早饭吃得太饱，您就忍着点儿吧，晚上回来，我再给您露一手。”

朱师傅：“唉，你是怎么搞的？没进去前死僵死僵，这一出来倒变得油里叭叭。”

二虎：“爹，您放心，儿子还是您的儿子，以后每天保您出车回来能吃上热饭！”

朱师傅：“只要你不给我惹事儿，比什么都强！”

二虎嘴很乖：“您以后看好吧。”

10. 呼延家。日。内。

呼延正在对镜打着领带。

马妻推开半掩的门，笑容可掬地探进头。

呼延：“哦，刘会计，请进！”

马妻进来：“呼延，我就羡慕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才华出众，家庭美满，不像有些人，偷偷摸摸的。”

呼延有些警觉：“嗯？”

马妻：“好了，不说这些，没劲！呼延，我想告诉你个消息。”

呼延礼节性地表示出一点兴趣，让马妻坐来说。自己却没有停止出门前的准备工作。

马妻：“要评职称了！”说得挺神秘。

呼延并不觉得意外：“你们财务科消息也挺灵通。”

马妻有些尴尬：“我是为你好。听说这次竞争会很激烈，我真担心你们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吃亏！”

呼延：“看不出您还是个热心肠！”

马妻：“你有什么事需要老马帮忙，只管吭声。咱们半边楼里邻里之间，别见外！啊！”

呼延：“这种事，还是听其自然好。”

马妻：“哎呀！你别犯傻了！人家都早在背地里活动开啦，挨家挨户找评委的，托人说情送礼的都有呢！”

呼延不愉快地看了看表。

马妻：“学校决定让我们老马当人事处长，就等上边批了。嘿，到时候……”

呼延明白了马妻的来意，诙谐地指着腕上的手表：“到时候……是吧？”他的笑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但已做出送客的架势：

“我有课。”

马妻理解为这是一种默契，挺高兴，连声说：“我懂！我懂！”满脸欢喜地走了。

呼延把散乱的讲稿塞进皮包，又随手拿起那封信，塞进上衣口袋。旋即他又把信掏了出来，仍放在桌上。他从衣架上取下呢子大衣，向门外走去。

11. 楼道。日。内。

二虎和志远在水房门口低声说着什么。

呼延出门，径直朝楼梯口走来。

珍珍拉着小歌从黄家出来，随在呼延后面。

呼延看见二虎：“二虎，回来了？是刑满释放还是哧溜出来的？”

二虎：“呼延老师，别逗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哧溜得了吗？”

呼延：“那没准，跑了十五就跑了初一，现在的事，看你在行不在行！”

二虎：“嗨！真让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呼延一笑，下楼去了。

二虎招呼几个年轻人：“哥儿们，到我家聊会儿，我要发布一条重要新闻！”

年轻人涌着向朱家走去，小歌突然迟疑：“不行，我还要复习功课呢，我爸爸中午要检查。”

二虎：“没事儿，有志远这位研究生在，准保明年高考你是头名！”

志远也劝：“别怕，误不了补课。”

小歌不好再坚持，一同走进朱家。

12. 实验室。日，内。

这是一个农业生物实验室。四周有几间用铝合金玻璃隔成的小实验间。中间长长的桌案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里面有溶液、标本等。四壁挂着许多教学用的农作物形态的直观挂图。

十来个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实验台上正聚精会神地做实验。在他们的身后，呼延东往来巡视辅导，不时对学生指指点点。

一个女学生与众不同，虽然漂亮，但却一点也不显得轻浮。这会儿，她没埋头操作，却把眼睛盯着呼延。她就是何娜。

呼延走到何娜身边。

何娜：“呼延老师，小麦寄生虫抗原体为什么总是分离不出来？”

呼延仔细看了看，说：“你的操作程序不对。告诉你多少遍了，怎么总是记不住？”

何娜怯生生地：“我没听懂。”

呼延：“什么，还没听懂？我讲了两遍，示范了一次，你还不不懂？”

何娜：“我，我……”

呼延沉着脸：“你怎么啦，说呀！”

何娜：“我只顾看你。你说的什么我全没听见……”

呼延先是一楞，后又笑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何娜：“何娜。”

呼延想说什么，但又止住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说：“你过来！”

何娜跟着呼延走进一间小实验室。

呼延：“这么说，那几封信是你写的？”

何娜：“对。你都看了？”

呼延：“看了，都仔细看了。”

何娜：“那，那你为什么不回信？”

呼延的眼睛很难捉摸，他盯着何娜看，似乎要把她看穿。

何娜的眼睛含情脉脉，但毕竟有些羞涩和不安。

这时，黄耕走进大实验室。他扫视了一下四周，看见了呼延，便朝小实验室走去。

黄耕透过玻璃看得见呼延和何娜在比比划划地交谈，但听不见说的什么。

小实验室里。呼延有些激动地说：“如果你真能明白，就不要虚掷年华，好好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

何娜：“我在班里排名第二。”

呼延：“为什么不是第一？”

说这些话时，透过玻璃看得见黄耕正向门口走过来。呼延说完最后一句，黄耕进门。

短暂的沉默之后，呼延对何娜：“你先回去。”

何娜有礼貌地对黄耕点点头，走了出去。

呼延请黄耕坐下：“怎么样？批了吗？”

黄耕：“唉，科研处说今年的经费已经用完了，明年的经费要等下学期才能有，我找了主管副校长，也没用，有点机动经费要保证重点项目。”

呼延：“那怎么行？下学期开学麦苗都返青了，这八百里秦川，几千万亩麦田，出了问题，到时候哭爹喊娘都来不及，不行！我找校长问问。”

黄耕：“田校长在北京开会还没回来。”

呼延想了想，拿起电话拨了一通，然后问：“是高教局吗？请接呼延局长。”他等了一会儿，电铃声响了，他又犹豫了，最后放下电话对黄耕说：“我能想象得到我爸会怎么答复我，唉，不如去跑跑协作单位。”

黄耕：“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样吧，我回家安排一下，